

靈修小叢書 88

靈醫會會祖



慈幼印書館印行

白德美紀念出版社編

靈修小叢書

內容

本叢書以類似小說的體裁，把諸聖行實，德性足為範表的普通信友的傳記，公教掌故、名堂、聖地、或聖物的敬禮，各修會的性質及其工作等公教知識，介紹給一般公教青年。文字活潑輕鬆，挿圖優美，得未曾有。每月出版一種，現已出至六十餘種。

慈幼印書館

特約經售處

南京下關天保里三十四號

聖保祿印書館

香港干諾道中皇帝行二樓

眞理學會

總辦事處

澳門高樓下巷三號

發行所

上海南市場路二八六號

香港西營盤第三街

一七九號

白德美紀念出版社主編

靈 修 小 叢 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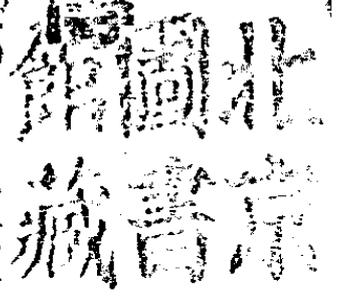
COLLECTIO "FLORES COELESTES"

◀ 第 一 集 ▶

- J 1. 無價的諾言 解釋九個首瞻禮六敬禮耶穌聖心所得的神益
Manna Promissio
- J 2. 免疫主保 (聖羅格小傳)
S. Rochus
- J 3. 花地瑪聖母 (聖母在花地瑪顯聖事略)
Fatima
- J 4. 一朵小白花 (聖女嬰孩耶穌德肋撒小傳)
Sta. Theresia a Jesu Infante
- J 5. 顯靈聖牌 (詳述聖牌的來源和所願恩佑)
Notitia de B. M. V. Immaculata a sacro Numismate
- J 6. 公進女青年主保 (聖女依孛斯小傳)
Sta. Aemae
- J 7. 中世紀聖教棟樑 (聖依納爵小傳)
S. Ignatius de Loyola
- J 8. 七苦聖母的愛兒 (聖嘉庇厄爾小傳)
S. Gabriel a B. V. M. Perdolante
- J 9. 嘉諾撒仁愛會會祖 (真福嘉諾撒·瑪大肋納小傳)
B. Maeddalena Canossensis
- J10. 聖体善會主保 (聖巴斯加·拜倫小傳)
S. Paschalis Baylon
- J11. 一朵中國花 (若望麥金源小傳)
Joannes Mak Kam Yün
- J12. 靈蹟大聖 (聖安多尼小傳)
S. Antonius a Padua

靈醫會會祖

聖嘉彌略·底·雷列斯小傳



(一五五〇—一六一四)
紀念日：七月十八日

每個世紀，或多或少，總夾有點天災人禍；這是惡人應得的懲罰，義人們却可藉此立功行善。公義而又是仁慈的天主，雖在降禍的日子裡，從不坐視人群的不幸，有時是直接，有時是間接加以援手。歷史告訴我們，在異端邪說最猖獗的十六世紀，公教仁愛精神最頹喪的十六世紀中，人群多次受到災瘟的鞭笞，天主却遣發嘉彌略乘時而起，統率他的弟子，秉着基督的仁愛精神，獻身為身靈有病的群眾服務。

誕生

童年

嘉彌略於一五五〇年五月廿五日生於義國保基雅尼哥城，父親若望大尉，是義王嘉祿五世的侍從；母親嘉彌納·底·甘泌列斯，是一位虔誠勤謹的好女子。

孩子出世之前，母親曾做了一個帶有預兆性的夢。他夢見自己的兒子，胸前有一個紅十字形，手裡拿着一面綉着紅十字形的旗幟；一大隊胸前有着同一徽號

的孩子，跟在他的後面。

嘉彌略年僅十三歲，媽媽便逝世了。她死時心裡很難過，因為看見兒子不聽她的規勸，整天裡跟一羣野孩子胡鬧闖禍。可憐的婦人！她爲着兒子那種野馬般的脾性，已經不知哭嚙過多少次了！

媽媽的眼淚，不是枉費了的。她在世不能看見自己的祈禱的效果，原因是天主另有高深的安排。

嘉彌略也曉得自己的行爲太放肆，只是好的主意敵不過私慾，另外，父親不常在家，親友對他又漠不關心。嘉彌略和親友們不很投機，人們給他一句忠告，他却回敬一句：「先管你自家的事吧！」

雖說如此，他也有叫人感動的好性情，就是同情、幫助窮人和病者。這種仁愛行爲是他母親遺傳給他的；他就是憑這種高尚的心情和天主的助佑，日後成就了偉大的仁愛事業。十七歲時，他跟着父親去投軍。這一來是要自食其力，二來是要見見世面。

若望大尉引着兒子到威尼斯投軍，準備跟土耳其軍隊交鋒。他已經有七十多歲了，仍舊有一衝鋒殺敵的雄心。

一路上，他給兒子侃侃講述個人已往的戰績，希望激發起兒子立心

沉迷賭博



夢 的 親 母

爭取功名。誰知道，嘉彌略絕不把功名放在心上，他日夕想念着的，是怎樣在賭博的技巧上贏錢。

到了安科納，若望大尉不幸病倒了。看樣子，他染的不是什麼重病；不過他已經上了年紀，氣力已快要衰竭了，所以病勢日甚一日。若望大尉自知無望了，便妥當領了公教最後的聖事。他雖然是個老兵，然而一直是個好的公教信徒。

他一面老淚縱橫地訓誨自己的兒子；一面看見嘉彌略這麼年青，便無父無母，無可憑靠，心裡有着莫名的痛苦。

若望大尉死後，所餘的遺產，僅足夠支付一切殯葬的費用。

嘉彌略沒有興趣繼續到威尼斯去了，却也不喜歡回故鄉去。

末了，嘉彌略被一群好賭的兵士，挾着到拿畢勒斯去，夜以繼日地賭博。一次，起了事端，他要求對方同他來個決鬥。幸好上司知道了，嚴加制止，才不致鬧出人命案來。

每次調防到後方休息的時候，他總不肯放過賭博的機會。有一回，他的賭運真的不濟事，屢戰皆北，結果，把軍服、火銃、襯衣都輸去了。他在路上走着，孩子們都向他譏笑。可憐的嘉彌略，他所受的羞辱還沒有完呢！因爲他仍舊念念不忘賭博的事。

一個人愈是沉迷一種惡習，便愈沒有個人的意志可言。

現在，他身上不名一文，魁梧的身體（二・〇七公尺），只得幾片破布作衣裳，還有誰比他更貧困呢！找事做嗎？……他只曉得搥鎗，別的都不曉得做。賭博一門是頗精通的，可是現在却談不來了。

然而，食的問題是不能不解決的……後來，他只得伸手向別人求助。

「你幾歲了？」一個路人給他施捨之後，問道。

「二十五歲。」

「二十五歲？怎麼不找點事情做做？」

「做什麼？往哪裡找？」

「要是你喜歡，可以跟我來。我承辦嘉布遣會修院一樁建築工程……雖這程不過短短

的路程。」

嘉彌路聽了，臉孔羞得火般赤。這個路人相信是出於好心的，但……到修院去，而且是做苦力！在從前，單是提起來開玩笑，他就要氣得眼睛冒火了；現在竟然是一種實在的「邀請」，他衝動得不禁四肢發抖。

他雖然落魄，他的先人却是貴族出身的呀！

爲了解決生活，他只好答道：「好，回頭我到修院找你。」說完，他急步走開了。

達 瑪 斯 革 路 上

這是最末的一站了。

嘉彌路很不滿意目前的環境，日夕打算另找一條出路。天主向他呼叫的聲音，他還不把來放在心上。

然而，天主定着的那個時間已經到了。

一天，院長吩咐他把一袋救濟品送到三十里外的聖若翰修院去。

那裡的院長神父，對他很客氣；他對這個青年人講論天主，講論罪惡，講論一個愛天主的靈魂內心所享的神慰。嘉彌路傾耳靜聽，很覺感動，歸途中再三迴味院長神父講的說話。

他回顧過去的生命，多麼沒意義啊！

他跪伏地上，拾起一塊石頭，撞擊自己的胸膛，哭着說：「主啊！怎的我到現在才認識自己啊！主啊！饒恕我吧！多給我一點日子做補贖吧！我不再到世俗場中廝混了！」

這一天，是一五五七年二月二日，聖母取潔紀念日。這是嘉彌略永遠不會忘掉的一天。嘉彌略會的修士，都猜疑嘉彌略的內心起了變化；這事不過幾天便揭曉了，原來他到院長神父跟前，哭着懇求進會修道。

誰也覺得這事極其意外，但看嘉彌略的外表，是非常虔誠的，不由別人不相信。院長於是答應了。

悔改後的嘉彌略，爲了填補已往的缺失，不絕守齋，鞭打自己。

有時上司禁止他律已過嚴，他就哀求道：「讓我繼續下去吧，我有許多罪過要做補贖。你們那麼年老，尚且不絕自動磨難自己；我年輕力壯，却要珍惜自己嗎！」

就在他過着「初學生活」的時候，却給一種意外的事件，強他離開修院。他脚上早年已經長着的壞疽，爲了朝夕給身上的厚棕衣摩擦着，創口漸漸擴大，以致不能舉步。

嘉彌略雖然苦苦哀求，不願還俗；修院的長上也捨不得離開他；無奈院規不容許身患殘疾的人發願修道。

他帶着滿腔悲酸，向羅馬城出發了。



嘉彌略在醫院裡照顧病人

聖雅各醫院

天主的智慧確
是高深莫測的。
受過這番打擊，
誰不道嘉彌略所

嚮往的道路，已經被堵塞了呢！其實不然，他恰好在要走的路上，以高速度前進着。

到了羅馬，他進了專收容頑疾病人的聖雅各伯醫院。一面是治療脚上屢醫罔效的壞疽，一面是替跟他同樣可憐的病人做點有益的事。

這對於住院的病人，確是可安慰的。他熱誠地看護他們，迅速地去解決他們的急需。所以院裡的病人，都把他看做從天降來的天使。

聖斐理伯·尼列，在醫院裡遇見

他，很看重他的聖德和工作，很樂意地收他做門弟子。

醫院當局，也曉得嘉彌略的才幹，認爲得他替醫院服務，裨助甚大，而且在當日的社會裡，很難找得一個像嘉彌略那末忠誠可靠的人，於是聘他做醫院的管家。

他樂意接受這種職務，盼望利用「管家」的職權，可以多點機會維護病者的利益。

他選用有經驗的護士服侍病人，自己隨時隨地去巡視，督促他們；每遇他們失責，先是規勸，繼而懲戒，要是再三不聽，便實行開除。這樣一來，護士的工作，比較從前認真得多。

他爲人不徇情，重事實，少說話。

醫院的監督跟承辦商串同作弊。一天，承辦商交來一批麥子，嘉彌略認爲它的質地粗劣，不宜於給病人吃。監督來了，極力袒護，說這麥子還不差，要想強他收下。嘉彌略溫和而又果敢地答道：「對不起，我的良心叫我反對把這些粗劣的麥子給病人吃。」

病者 之僕

自從他當了醫院管家之後，不論對醫院的精神或是物質方面，都銳意整頓。這在病人們看來，當然稱心滿意，然而他屬下的職工，却嘖有煩言。

當時的醫院，内幕極其穢腐，因爲在其間服務的員工，大都對病人的心理和需要，顯

得漠不關心。

先從精神方面的設備說起吧。由於人們一直把醫院看做最可怕，最醜惡的地方，多不敢涉足其間，所以只有一些失規的或平庸的神職界，駐在院裡替病者的靈魂服務。他們既然不是甘願犧牲，給予病者的利益自然不多，往往有些病人，不但不能在死前領受最後的聖事，就連一句從神職界的口中吐出來的安慰說話，也不會聽見便死去了。

再看看物質方面的缺點吧。

有些病人，因為沒有錢，便沒得着妥當的照應，以致整天沒人來給他們進飲食。

有些重病的人，給那些怕麻煩的醫院職工，活生生地被扔在醫院牆外，給虫蟻做食料說來也許叫人不相信，有時醫院的職工，把瀕死的病人扛到死人堆裡去捱死，有時還索性把病人活埋了。嘉彌略親自在醫院的殮房裡，找着一個未絕氣的人，那人再活了三天才死去。在同一醫院裡，一個患心臟病的人假死了，駐院神父也替他舉行了最後的宗教儀式；怎知他被昇到殮房之後才醒過來，馬上被嚇瘋了，以後拒進飲食，活了五天才死掉。

「難道不能設法在世上找來一群爲愛天主而以犧牲精神替貧病者服務的人麼？」這個念頭已不只一朝一夕，在嘉彌略的腦裡翻滾着了。「靈醫會」的創立，就是以這個念頭作發軔點。

一天晚上，嘉彌略在公共病室守夜的時候，決意實現他的理想。他邀請幾位有同一志

趣的同事參加工作。

他們都知道這種工作不是輕而易舉的，然而他們却相信，依靠天主的助佑，就算殘廢的人也能成功轟轟烈烈的事業。

他們把「犧牲、堅忍」，列入必修的課程內，因為他們曉得負責仁愛的工作，必是困難重重的。事實上，所遭遇的困難，幾乎跟他們的工作同時開始，而且和他們作梗的不是別人，正好是他們的朋友。

本來，他們所做的事是頗秘密的，不過，在醫院裡，每天在同一的時間，這幾個人都到管家的辦事處，怎得不惹起別人注意呢！……他們跟管家爲什麼保持着這末密接的來往？他們怎的對病人特別要好，却不要求例外的酬報？

這就是各同事急亟要探聽的秘密。

有一個同事跟他們因妬成仇。一天晚上，當這幾個人循例集會的時候，他偷偷地從門隙裡窺探：他看見嘉彌略和那幾個人跪在苦像跟前祈禱，以後，嘉彌略站起來講話——闡述新生團體的規章。

這個陰險小人高興得像發現了什麼寶藏。下一天，他到醫院的執事跟前告發道：「嘉彌略暗中聯絡院裡最優秀的份子，冀圖另創一個團體，逐步侵吞醫院的產業……」
院裡的執事都表示驚奇：想不到嘉彌略是一頭披着羊皮的惡狼。他們決定了，等一個



志同的期初和略彌嘉

機會，不讓他再做管家。

院長顧莎諾，向聖雅各伯醫院走去，恰好在醫院的方場上和嘉彌略相遇；他不分青紅皂白，當着一大群人，把嘉彌略狠罵了一頓。

當下，嘉彌略與生俱來的火烈脾性，快要爆發了，不過，他始終咬着嘴唇，不發一言。耶穌的苦像，天主的呼喚，不斷在他的耳邊、腦裡打轉。院長愈罵愈起勁，好奇的觀眾也就愈聚愈多；這一點，愈發叫院長感到痛快。嘉彌略呢，却想等院長的怒火平息了才向他解釋一切。

末了，院長恫嚇他說：「當心！要是你不放棄你的計劃，必不會有好的結果。」

這一個暴風雨的場面，嘉彌略的幾個初期同志，都在窗裡看得清清楚楚，他們很難過。嘉彌略馬上跑到自己的房裡去，打算跪着向天主發洩心裡的悲傷，怎知告發者早已糾夥把他的房子蹂躪過了：那座小祭壇被拆毀了，十字架被扔在門後。這種褻聖的行爲，再次撩起嘉彌略的怒火！可是，爲了愛耶穌，他仍舊安靜地把一切憤怒的衝動打發開去。

一個受創的心靈，是極需要一種慈愛的慰藉的；所以他找他的神師聖斐理伯訴苦去。聖斐理伯早已曉得這事了，因爲顧莎諾會到他那兒數說過嘉彌略的不是。他也責怪嘉彌略。不久之前，嘉彌略曾把要想組織一個良好護士團體的計劃，對聖斐理伯說過，然而聖斐理伯不贊同，勸他獨善其身好了，不要再翻這種念頭。

那天，聖斐理伯看見嘉彌略來了，劈頭就罵：「多少次我叫你只注意成就個人的德行就夠了，多少次我叫你不要糾夥行事，你偏不聽！……」

嘉彌略碰了這一下釘子，幾乎心碎了！他哽咽道：「神父，我覺得我應該替別人謀幸福……」

無論他怎麼說，斐理伯都聽不入耳，最後，竟然嚴厲地指着門口，下逐客令，聲言不認他和他的同伴是「神子」！

可憐嘉彌略！他喝的這杯苦爵，可說一滴不留。他悲傷地踏上歸途，誰曉得他心底的痛苦是多麼厲害呢！

他伏在苦像跟前，哀求耶穌給他指示，應該前進抑或後退。

這是他的信德叫他發出的呼籲，耶穌不能置諸不理。忽然，苦像的手活動起來，伸張着擁抱他，同時說道：「怯懦的人，不要害怕，繼續做下去吧，因為這是我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

嘉彌略的勇氣，給這種神奇的鼓勵增強了，他急忙找着他的同伴，把剛才的奇遇告訴他們，叫他們不要畏縮，大家定下鐵一般的意志：就算傾整個地獄的力量，也不能阻撓他們已開始的工作。

晉 陞

鐸 品

稍後，嘉彌略覺得新生的團體有點美中不足：就是欠缺神職界的服務人員。一位滿腔救靈熱火的神父，常站在病人的床前，這給予病者的利益是多麼大啊！要是一個病人，只有在瀕死時才可以看見神父，

這又是多麼苦惱的事！

嘉彌略於是決意做神父。

他已經三十二歲了，在他自己看來，還可以去學習；在別人看來，以他的年紀去唸童蒙所唸的書，似乎是天真得可愛。……然而在實現這事上，正好顯出他的意志不凡。

上課的時候，孩子們都拿他做譏笑的對象。有些替他用拉丁文起了一個綽號，叫做：

「Tarde venisti. 遲來的靈貨」，有些叫他做「有鬍子的小學生」——嘉彌略懂得這些稱謂的意思後，只是一笑置之。別有抱負的他，絕不把別人的譏笑算做一回事。何況這還是小孩子常鬧的玩意兒！

爲着早日唸完拉丁文的課程，除了在羅馬書院上課之外，他還跟另一位家庭教師補習。聖寵的光輝替他解決了許多學習上的繁難，兩年後，他修完了必修的功課。

一五八四年六月十日，嘉彌略在聖雅各伯醫院裡奉獻首次聖祭，親手給他的初期同志送聖體。

紅十字 字徽

聖雅各伯醫院的環境，不容許他自由地發展他的計劃，他於是想要轉到聖神醫院去，在那裡他可以較合理想地替病人服務。他和他的同志走開，難免會惹起同院的職工抱怨，因爲各職工暫時要頂替他們的工作；醫院的執事也會強硬地提出反對，後來看見他們去志已決，只好讓步了。

他們在黑店路租了一座小房子做宿泊處。從早到晚，各人都在聖神醫院服侍病人。分班回來用膳。所吃的不過是麵包和菓子，非常刻苦。

聖經說：「志氣雖則剛強，肉身却是軟弱的。」（瑪竇福音廿六章，四十一節）不上一個月，別的幾個同伴病倒了，只剩下嘉彌略負責工作。他們婉辭，不用嘉彌略看護自己



試斯篤五世簽准靈醫會的會徽

，可是，他們在醫院裡所撒下的工作，却也不少；嘉彌略終日奔走勞碌，絕不以爲苦。

這種勇於爲人的精神，吸引了一般熱心人士；不少人自動加入新生的團體，合力替病人謀幸福。黑店路那座小房子住不下了，又在同一路，靠近聖女瑪大肋納堂，另找一座房子做他們的院舍。

羅馬民衆漸漸注意到這個新生團體的工作了。嘉彌略草了一份規章，呈請聖座承認他的組織是一個合法的社團。

教宗試斯篤五世，預見這種宗徒事業對人羣的影響深而且大，很爽快就允其所求。

一五八六年三月十八日，嘉彌略接到教宗批准的覆牒時，不禁感動得流着喜淚。

三個月後，教宗頒准新生修會，在會服的胸前和斗蓬的右肩，綴上一個紅色十字形，明白地表出會士們工作的特點。

六月廿九日，嘉彌略和他的同志，在聖伯多祿大堂，穿上新的會服。從那天起，紅十字變成了公教社會慈善與博愛的標識。

疫 癘

作 崇

靈醫會——嘉彌略所創的新修會——的聖願，除了甘貧、順命、守貞之外，還添了仁愛。就算在傳染病流行的地區裡，他們仍舊要盡心盡力看護病人。

他們普遍地把「仁愛」稱做第四聖願，人們却美其名曰「英烈的聖願」。不錯，要實踐這個聖願，確須具有大無畏的犧牲精神。

由於添了這個聖願，靈醫會比別的修會，多了一部「獨有的」殉道錄，那就是會士們為仁愛工作而捐棄了生命的史實。

最先為護病被犧牲了的，是兩位神父和一位佐理修士。他們的死訊傳來後，嘉彌略感動的樣子，舉目向天歡呼道：「主啊，多謝您到我們的小花園來，摘去這幾朵鮮花！」

一五九〇——一五九一年間，羅馬鬧着糧荒，災情慘重。嘉彌略不分晝夜，親自處理

救濟的事。

當時在羅瑪充斥着從四鄉來求收容的飢民。教宗撥了十萬元舉辦救濟，仍不敷用。不少人日夜在哀號，不少人在寒風侵襲下瑟縮街頭，餓斃的人，隨處皆是。

聖女瑪大肋納黨的內院，每日鵲候着一大羣飢民，數目常在四百以上。用膳的時候，嘉彌略搭着一條白圍裙，混在衆人當中，先叫衆人祈禱，然後親自派給每人一碗麥粥，一塊麵包，一小杯酒；同時有人朗誦聖書，教衆人在災難中不要忘記躲避罪惡，把目前的苦楚比做現世的補贖。

除了施食外，他還得到處去替災民張羅寒衣。晚上，又雇了幾個苦力，引着八個修士，拿着火把，到各街道去找尋急待救治的不幸者。

飢饉的問題還未解決，羅瑪城內又發生鼠疫。嘉彌略和他的弟子，始終在災區內服務。疫癘消除後，靈醫會損失了十七位會士。

人人都承認，羅瑪城這次的災害不致蔓延，靈醫會居功至偉。

嘉彌略很看重不幸者們的利益。當時一位司理放賑的執事，沒有依照嘉彌略的請求，撥付糧食救濟某區的災民，嘉彌略於是威嚴地警告他道：「當心，要是某區的災民這回有一個慘遭餓死，在基督座前，我可不肯放過你。」

每天裡，他都領導會士到城裡或城郊逡巡，弄開那些關閉了的門窗，到屋裡找尋那餓

壞了的，或者病得奄奄一息的可憐人，一面照應他們的肉身，一面料理他們的靈魂；把死了的妥爲埋葬，把還可以救治的病人，親自馱到醫院去醫治。

沒有父母照應的嬰孩，他先把他們的病醫好了，然後交給善士們收養。

一句說完，他在羅馬四郊，大量散播聖德的種子。

他對路人說的第一句話，是：「好兄弟，願天主祝福你！」不幸的群眾，都把他看做上天遺下來的仁愛使者！

盡瘁

輸誠

一五九一年的飢饉與疫病，可說是一種火的鍛鍊——羅馬民衆，無不稱頌靈醫會會士在這個非常時期內的工作。

教宗額我略十四世，親眼看見他們的事業的偉大性，不管幾位反對新生修會的樞機主教的阻難，把靈醫會列爲發「大願」的修會之一。

教宗的恩准使這個修會的基礎更加牢固，而鼓勵嘉彌略和他的弟子，更勇敢地替病人的身靈服務。

請讀者們看看吧，病人是多麼不幸！整天在病榻上呻吟叫苦；許多次，他們不只是爲着病苦而呻吟，而是由於旁人太忽略他們的需要，不給他們一點較體貼的照應。許多人對一個病者，總抱着一敬而遠之的態度，這在病者看來，該是多麼難受！其實，病者需要



嘉彌略看每個病者都是耶穌的化身

慰藉，有時比需要醫藥更迫切。

嘉彌略很明白這個，常在設法減輕病人所能發生的苦惱。

另外，他對於醫生所吩咐的治療法，絕對服從。一天夜裡，他冒着傾盆大雨，從修院趕回醫院去；原來他剛才忘了醫生的話，沒有給某病人吃一枚雞蛋。

他對於病者還有一種卓異的意見，就是把每個病者都看做耶穌的化身。有一天，聖神醫院的院長傳命叫他，恰巧他忙着照料一個病人，便對來人說：「請回覆院長，我正在照應耶穌，等事情做妥了，我馬上就來。」與嘉彌略同時代的人，都很敬重他；他們有些稱他做「仁愛天使」，有

些叫他做「上智天使」。聖栢拉彌諾讚美他說：「我相信沒有一位母親對兒女的愛，比得上嘉彌略對病人的愛。」

他對一般病者無分軒輊。要是勉強找個區別，那末只可說，凡是越不幸越討人厭的病者，就越能叫他傾心。

有一回，他在一個病人的枕頭上，發現很多臭虫。他立刻揚着那個枕頭，向在場的會士說：「兄弟們，別小看這些東西，它們將是靈醫會會士在天國的裝飾品。」

他對會中兄弟宣講的，永遠是這一個題目：仁愛。他自己也承認：「我只懂得講論仁愛，因為沒有別種德行比它更能叫天主喜歡……」

他爲病者，畢生勞苦，冒過無數艱險，耗盡所有的精力。

護 病 學 改 革 者

十六世紀，雖則是文藝的黃金時代，然而也是一個黑暗重重的世紀。那時代的醫院，已是一種偉麗的講究藝術的建築物，外表堂皇，誠可以同主教座堂媲美。可惜，在這種龐然的建築物裡，却蘊藏了無數腐敗的事物。這可以從當代的史乘內看出來。

照應病人的護士，大抵是無才、無禮，不安於職的人。他們認爲工作愈少愈好，許多次還索性讓病人自己料理自己。

衛生的設備呢？……羅馬城內可以收容四百病人的聖雅各伯醫院，只有一個負責清潔的工役。米蘭城最宏敞的醫院，在廣大的病室裡堆積着大批垢物。嘉彌略對醫院的總務部呈報過多次以後，他們都置之不理，末了，只好親自動手把各垢物挪開。

就上面的事看來，可見當日醫院的積弊，是急需一位精明的人物，加以整頓的。而這位精明的人物，就是嘉彌略。

他向醫院的執事諸公呼籲：「醫院病室要空氣流通，光線充足。」這話漸次得着實現。他又說過：「清潔可以叫病人加速痊愈。」他吩咐靈醫會的會士，給凡是初進院的病人來一次沐浴。這事惹起不少人反對。反對的人說，這會叫病人容易着了涼，或者染上肺炎。可是後來反對者銷聲匿跡，因為病人不但怕着了涼，反而浴後覺得較為舒服。

由嘉彌略發動改革的地方，實在太多了，要一一枚舉出來，儘可寫成一本厚厚的冊子。一六一三年，嘉彌略寫過一部護病須知（*Regole per assistere con ogni perfezione i poveri infermi*）內容是指導護士應如何待人接物，登記病人每日的病況。原來當日的醫院，辦事非常馬虎，不但沒有每日登記病人的狀況，甚且病人何日進院，何日出院，姓甚名誰，都無可稽查。

這本書在今日的護病學上，固然有其不朽的價值，然而，這不是嘉彌略畢生最偉大的工作。他永遠值得人們紀念的，是他會盡心竭力，直接及間接訓練了一批秉着良心替病人

做事的護士。

與嘉彌略同時代的名醫和醫院執事，都稱譽他是一位日益求進的改革者。這種稱譽絕不誇張，嘉彌略雖然與他們在同一時代生活，而他的智慧却是越時代的，他的眼光比他們遠大，他的衛生學常識使後兩個世紀的人，還覺得很珍貴。

似乎稱嘉彌略是一位改革者還不貼切，他簡直是護病學者的前鋒哩！

巨星殞沒

一六〇七年，嘉彌略辭掉了總會長的職務，爲的是能更全心全意地替病人做事，和給同會的弟兄樹立服從的榜樣。

他的勤謹是超越的。有幾位好修士暗裡要取法他，却沒法學得來。他們說，要像嘉彌略那末孳孳不息地工作，非有一副鋼鐵般的身體不行。然而，嘉彌略的身體，無日不被病魔胡纏着。他患着五種較顯著的疾病。

第一種是腳上的壞疽，患了四十多年，無法治愈。最後幾年，潰爛得可怕，腐肉剝落，骨也露出來。每天起床，是最難受最痛苦的時候，因爲不容易舉步，要他使勁在地上踏幾下才可以走路，可是這樣一來，創口被震動得更大了。

第二種是疝氣。當時還沒有根治疝氣的方法，只能叫病人用一根鉄帶子緊束着腰部。

第三種是雞眼。



嘉彌略在貧人家中照顧病人

第四種是腎臟結石。

第五種是胃癌。

嘉彌略把這五種頑疾，算做天主賜的五種大恩。

此外，他還加上守齋，鞭笞，束苦帶。

有人勸他不要律己太嚴，他回道，因為從前犯罪太多，現在依理要多作補贖。

根據他的工作能力看來，他一個人可抵上十個人。醫生們認為他的身體如此羸弱，他的病狀如此險惡，而竟能夠負責如許煩重的工作，乃是一件奇蹟。

滿了六十歲了，他的力量已經枯竭了，可是他仍以堅強的意志統治自

己，不絕工作，替病人奔走，興建會院，坐着馬車到處視察會務，寫成了護病須知，然後躺到病榻去。

他覺得永世的生活已在眼前展開了，於是召集同會的弟兄到病榻前，再三吩咐他們重視基督的財寶——病人，以仁愛照應病人，這是他們得救靈魂的一個証據。他請各弟兄饒恕他的過失，逐個替他們祝福，之後，靜默祈禱，準備把自己的靈魂妥當地交給天主。

一六一四年七月十四日，嘉彌略美麗的聖靈魂，被天主召回去了。

聖的遺產

嘉彌略逝世的消息傳開去後，整個羅馬被轟動起來，民衆都爭先恐後地去瞻仰他的遺容。靈醫會的主事人，生怕民衆過度熱誠，弄出觸犯教規的事件，所以派人在旁監視着。

嘉彌略是在墳墓的邊緣開始他的光榮。

教宗保祿五世，在接到靈醫會總會長報告民衆對嘉彌略的遺體致以敬禮的事後，回答道：「不要阻撓民衆的熱心的行爲吧。」

一七四六年，教宗本篤十四把世他列入聖品。

一八八六年，教宗良十三世，公佈他是醫院及病者的保護者。

一九三〇年，教宗庇護十一世，公佈他是普世男女護士、公教護病團體的模範及主保

今日，在義大利、法蘭西、德意志、西班牙和美洲合衆國，有許多著名的醫院，冠以嘉彌略的名號。

不少女修道會和世俗的團體，從他底榜樣與所留下的工作，汲取了護病的真精神，替世間的不幸者造就福利。

嘉彌略的神聖事業，由他的神子向世界每個角隅投資，於是無限地發展起來。

他們在三個半世紀裡，秉着祖師的仁愛精神，拯救了無數被溺在病苦中的生靈。

拯救在瘟疫盛行地帶內的災民，撲滅疫苗……等，是靈醫會士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更好說，那地帶的疫病愈劇烈，他們愈高興前去服務。因此，每一年，靈醫會就有不少會士壯烈地做了平息主怒的祭品。

一六五六年，拿畢勒斯疫癘爲禍，靈醫會會士在那裡工作，單是兩個月工夫，便犧牲了四十五人；在熱那瓦犧牲了十七人，在羅馬犧牲了十三人。一七四三年默西納城流行時疫，連初學修士也要出動，去補充那些爲仁愛而殉難的神父以及佐理修士的空缺。他們的親友害怕極了，要引他們回家，可是他們勇敢地回答道：「讓我們去幫忙那些不幸者吧，這是我們的職責。」

過去的那個世紀，霍亂症在義大利各處刈取生命；靈醫會士在災區裡被犧牲的愈多，他們會院裡的志願兵也補充得愈快。

他們的會院，現在已遍佈歐美各地。

他們的工作，是依照聖會祖的遺訓：照應病者的肉身與靈魂。

他們分做兩種等級：司鐸和佐理修士。前者特別要照應病者的靈魂，後者特別要照應病者的肉身。一般說來，司鐸多數當公教醫院的本堂神父，佐理修士却分別負責護士、配藥等職務。

他們一逕在沉默中完成他們神聖的使命！呵，在過去的三個半世紀裡，誰可以數說出靈醫會士在謙遜、勇毅之下，會給人類社會建立了多少功勳呢！

靈醫會 在中國

看透「未來事物」的智慧，乃是天主賜予那宣揚福音的聖徒一種特恩。嘉彌略也蒙天主賜予這種特恩，曉得靈醫會將會獲得的成就。他常常說道：「要皈化異教徒，仁愛是最具神效的方法。」好幾次，他容光煥發地說道：「呵！只要異教徒親眼看見靈醫會士的仁愛工作，不必別的証據，他們自會掉過頭來！」他在講這番話的時候，眼前彷彿擺着一個靈奇的景象：在無垠的非洲大陸、中國和日本，有無數病者排成長長的行列，等待他的神子以仁愛的手，分給他們肉身的健康，靈性的光照。

修會剛成立後，嘉彌略有意動身到印度去，可是由於種種障礙，迫他要駐居羅馬，不



嘉彌略歸天

能成行。

但他到遠東服務的念頭，並不因此冷淡下去；反而，羅瑪每次發出遠東的教務消息，說及耶穌會在中國和日本的工作如何發達，他就情不自禁產生一種聖的妬念。

會祖的渴望，也成了歷代神子的渴望。不曉得有多少次，他們心裡長着的仁愛火燄要想把這渴望兌成事實。然而每一次，都給魔鬼從中作梗，不讓他們早早就有機會到遠東爲病苦的人們服務。

這事一直被延擱了三百多年。

一九四六年四月一日，靈醫會第一批傳教士（一行五人），接受了總會長的祝福，動身到中國來。同年六

月三日，抵達雲南昭通，備受邀請他們來華的監牧，本堂神父和信友們的熱烈歡迎。

同年九月十五日，舉行靈醫會第一座修院的奠基禮。

他們在中國的使命，可以從傳信部秘書長剛恒毅總主教對這小隊遠征軍的領隊神父說的話裡看出來：「……你們難得想像你們的工作，在異教人中是多麼重要。我敢担保，你們將會到處受人歡迎，到處受人道謝，憑着你們的仁愛行爲，傳教工作會得收穫許多嘉菓。你們的工作，是一切仁愛工作中至大至高的，我謹代表傳信部預祝你們，將來在中國建立無量數修院……」

開辦醫院、癲瘋院、贈診所，照應在家裡的病人，村過村給那些有急需的人帶去基督的仁愛，在醫院裡設立護士學校……等等，都是這隊新傳教士正在興辦的工作。

他們已經着手在通州（大理）建築一間大規模的醫院，以及向義大利的信友募捐經費，在昭通開辦一間癲瘋病院。

許多教區當局去函邀請這些仁愛傳教士到他們那裡幫忙：可惜「莊稼多，工人少」，在遼瀋的中國，只有極少數的靈醫會士，怎够分配呢！

白德美紀念出版社主編

靈 修 小 叢 書

COLLECTIO "FLORES COELESTES"

◀ 第 二 集 ▶

- J13. 青年慈父 (聖鮑斯高小傳)
S. Joannes Bosco
- J14. 貧苦之父 (聖味增爵小傳)
S. Vincentius a Paulo
- J15. 甘貧師表 (聖五傷方濟各小傳)
S. Franciscus Assisiensis
- J16. 聖心的宗徒 (聖女瑪加利大·亞辣谷克小傳)
Sta. Margarita M. Alacoque
- J17. 聖體小烈士 (聖達濟斯小傳)
S. Tarcisius
- J18. 可紀念的少年著作家 (白德美司鐸小傳)
Sac. A. Beltrami S. D. B.
- J19. 隱修之光 (聖安當小傳)
S. Antonius Abbas
- J20. 露德小花 (聖女伯爾納德·蘇庇盧小傳)
Sta. Bernardetta Sibirous
- J21. 一朵廿世紀的苦難花 (聖女詹瑪·卡加尼小傳)
Sta. Gemma Galgani
- J22. 聖鮑斯高的繼位者 (盧華司鐸小傳)
Sac. Michaël Rua S. D. B.
- J23. 母佑會史略
Societas religiosarum F. M. A.
- J24. 母后典型 (匈牙利國后聖婦依撒伯爾小傳)
Sta. Elisabeth a Thuringia

本館最新出版

H 3

要理問答

Parvus Catechismus (NOVA EDITIO)

七彩封面，內文兩色精印，經濟，裝璜。

每本僅售三角

每千本特價二百元，另免費代印各教區日用經文(八頁爲限)

靈修小叢書之六十六

靈醫會會祖

S. CAMILLUS
DE LELLIS

一九四九年六月出版

版權所有 • 不准翻印

P. A. CROTTY M. I.

編著者：郭爾根公司譯

主編者：白德美紀念出版社

印刷者：澳門慈幼印書館

發行所：慈幼印書館

澳門 高橋下巷三號
郵箱：第四五五號

每冊實售三角
全集二十冊連郵三元

校對者：鍾 偉

J-66 1-100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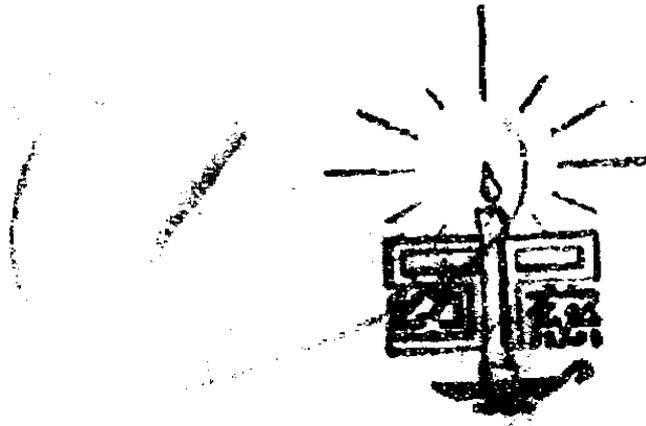
1922566

Cum approbatione ecclesiastica

28
260028
4

4

260028



角三售實

耶 蘇 聖 心
爾 國 臨 格 於 中 國

第 五 集
第 六 種